

編號： 000536

543.28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彙集

1945—1949

中 央 档 案 馆
广 东 省 档 案 馆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彙集

(广东党组织文件)

(1945. 11——1949. 12)

中 央 档 案 馆
广 东 省 档 案 馆

1989年11月

编 辑：匡宗媛、池少玲

审 稿：林忠佳

校 对：黄秀华、许振泳、余 卿 林忠佳

编出时间：1989年11月

印刷时间：1989年12月

印刷单位：广州市成教印刷厂

印 数：2000份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第256号

编 辑 说 明

一、为了满足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汇编了这部文集，作馆存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甲种本第58册编入的是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所保存的广东党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文件资料，均按原件刊印。

三、编入本文集的文件，均保持原有的面貌和风格，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倒置字作了若干订正：明显的错字、漏字，编者将正字改加于后，并加“[]”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看不清的人名、地名以“△”代之；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号标明；但某些文件，如“区委报告第一号”，则直接改为“广东区党委报告第一号”，不再加注。

五、本文集按年月顺序排列。

六、由于缺乏经验，文集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使用本文集的同志指正。

目 录

桐庐：广东的兵变在发展着 (1948年12月)	(1)
愉群：韩汉英——琼崖的新刽子手（广州通讯） (1948年12月)	(4)
黄慎：广州的配粮（广州通讯） (1948年12月)	(8)
颜孙：广东反动派系的今昔 (1948年12月)	(11)
广东各县三十七年度中央粮所占部分之粮食分配表 (1948年12月23日)	(21)
黄慎：年尾涨风紧（广州通讯） (1948年12月)	(25)
桐庐：论华南“经建”阴谋的破产 (1948年12月)	(29)
宋子文主粤后的军事和财经情况 (1948年)	(36)
目前香港工委组织概况 (1948年)	(40)
广东武装工作报告 (1948年)	(43)
华南铁路员工的反饥饿斗争 (1949年1月20日《群众》时评)	(48)
广东半年军事资料汇集之一 (1949年1月)	(52)

一九四八年广东各地工作概况

(1949年初) (66)

一年来敌方起义及叛变的统计

(1949年初) (78)

伪三十九军的情形与我们的对策

(1949年初) (80)

广东敌情和社会政治情况札记

(1949年初) (81)

未茗：广东军阀有多少力量

(1949年2月24日) (89)

关于解决春荒问题

(1949年春) (92)

广东一月至二月敌军事情报

(1949年) (95)

目前政治形势和宣传工作中心

(1949年3月) (98)

张华：抗缴“安家米”（广州通讯）

(1949年4月) (103)

饶焰：粤赣湘边区纵队司令员林平将军

(1949年6月) (106)

苏素：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刘永生将军

(1949年6月) (109)

茜里：滇桂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将军

(1949年7月) (113)

两广纵队政治部关于“八·一”建军节教育工作指示

(1949年7月) (116)

输出入管制新办法问题

——广东资料总结第一号

(1949年8月6日) (119)

林林：略谈准备广东的文教工作

(1949年9月25日) (130)

华南工作团参考资料

(1949年) (136)

孺子牛：一的来的香港文艺活动

(1948年2月) (225)

福祿公司改革总结

(1948年9月30日) (230)

高林邓民光关于香港工运情况报告

(1948年10月10日) (238)

关于香港文工团领导人员的工作情况

(1948年) (280)

香港妇女政治情况

(1948年) (281)

香港的士工人保障生活斗争经验

——斗争取得胜利的原因及经验教训

(1949年1月) (283)

港工商界对解放区贸易的意见

(1949年) (289)

闽粤边临委工作报告

(1945年11月20日) (292)

碧山致中央并转方方电

——关于国共停战以后的情况报告

(1946年1月24日)		(300)
碧山致中央电		
——顽进攻我武平部队情形		
(1946年2月19日)		(302)
闽粤赣边区党委致新华社电		
——关于顽军欺压民众强迫剿共情况		
(1946年2月20日)		(303)
碧山致中央并转新华社电		
——关于新闻工作几点建议		
(1946年2月21日)		(304)
碧山致中央电		
——国党违法进攻与我对策		
(1946年3月3日)		(307)
碧山致中央电		
——顽敌大规模向我长乐等地进攻情形		
(1946年3月10日)		(308)
林美南致中央并转林平电		
——顽军围攻我八乡山		
(1946年4月4日)		(309)
林美南致中央转林平电		
——关于电台联络改为新闻台等的请示		
(1946年4月10日)		(310)
附：梁广卯马给林美南的复电		
碧山致梁广电		
——无法付款		
(1946年5月28日)		(312)
碧山致粤委梁广电		

——陈明已安抵梅	
(1946年5月28日)	(313)
闽粤赣中心县委致中央电	
——中心县委扩大会议概况、碧山报告纪录	
(1946年5——6月)	(313)
碧山致中机转梁广电	
——请查明“碧山处武装部队自行解散”的事实	
(1946年6月11日)	(327)
碧山致中央转梁广电	
——国民党企图袭我留广武装	
(1946年6月15日)	(328)
韩江纵队简史	
(1946年)	(328)
中共闽粤边区工作委员会决议	
(1946年11月)	(331)
新形势与新任务	
(1947年3月9日)	(383)
有关形势、组织和领导等问题	
(1947年5月22日)	(388)
魏金水：为创造闽粤赣边区而奋斗	
(1947年5月)	(394)
闽粤赣边区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草案	
——形势和党的任务	
(1947年6月18日)	(401)
史林：动乱中的粤东（潮汕通讯）	
(1947年7月)	(447)
闽粤赣边区工委致总队及各地委的信	

(1947年9月18日)	(450)
普遍开展地方游击战争	
(1947年10月4日)	(459)
魏金水：普遍小搞准备大搞	
(1947年10月10日)	(468)
方艾：人民武装横扫梅县大埔（梅县通讯）	
(1947年12月)	(472)
余原：潮汕人民武装愈战愈强（韩江通讯）	
(1948年1月17日)	(476)
人民抗征队发表告潮汕青年书	
——认清目前形势，到农村工作去	
(1948年1月)	(481)
人民抗征队第三大队告农民书	
(1948年1月)	(484)
粤东地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告各界同胞书	
(1948年2月5日)	(486)
以华：喻英奇开始食亏（潮汕通讯）	
(1948年3月)	(490)
丘羚：喻英奇拖尸回营（汕头通讯）	
(1948年3月27日)	(493)
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	
(1948年4月1日《新民主社》社论) ...	(496)
评敌人无济于事的增兵	
(1948年4月8日《新民主社》社论) ...	(501)
文南：大南山人民打胜仗（韩江通讯）	
——粉碎敌五路“围剿”	
(1948年4月)	(505)

广东的兵变在发展着

(1948年12月)

桐 庐

嚣张而孤立的宋子文，去年十月接替罗卓英后妄想一显身手，但结果要出来的花拳，都在广东人民武装力量的前面一路一路宣告破产了。这破产也是宋子文亲口向人民宣布的，他去年十月下车伊始就说“六个月有成绩”，今年十月在他上任周年纪念时却改成“剿匪容易清匪难”，十一月二十日他上京回来对记者又说成“兵力还是不够，要慢慢设法”了。

这倒是实话，宋的兵力实在是不够，而且今后还更加不够。去年十月到现在，宋军在人民武装坚强打击之下，丧失了三千人以上的正规部队，等于他拚命搜抓壮丁，招收土匪辛辛苦苦编养起来的所谓扩大兵力之一半；但是另一方面，人民武装则在这同一时间，却壮大增加了二倍半的人枪。

然而，这还仅仅是宋军经常减员以致补不偿漏，扩而不大的一方面的原因，还不是它相对的日见削弱的全貌。它还经常减员的一方面，就是宋部兵变频仍，连人带枪，跑向人民武装的队伍来，使我益众而敌益寡。而这事实，一向是一般人比较少注意的。当然，这种情形，不是宋来之后才有的，反动的武装队伍首次投奔人民武装的兵变，是开始于去年三月二十九日徐东来保八第二大队第六中队第二排长△忠英率领全排官兵起义，接着还有六月十七日的绥江义勇警察队长黄桂森全体官兵的起义，九月中旬九十九旅士兵十三人携白朗林轻机两挺，步

枪十一枝投奔粤北人民队伍，九月十日翁源翁西联防队大队长胡国元等全体官兵的起义。但是，这类事情发生在宋子文时期可就特别多，而且蔓延得更为广大。单就本年来说，宋省级部队叛变投向人民队伍的，四月十一日有宝安马石岩保警第三中队小队长潘山率部四十余人打死中队长△德甫，带走三挺轻机和数十步枪起义；四月六日清远保警中队长宋焕文率部起义；六月初虎门守备总队第二大队班长余寿华率部带走步枪起义；六月初惠阳镇隆墟保八部上等兵叶能△带走机步枪起义，规模更大的则有八月始兴澄江保警一中队二百余人哗变起义。属于县级部队的有三月惠阳县警察第三中队长钟清率部带走机步枪起义，五月初罗定两个自卫中队起义；八月二十五惠阳县自卫总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长李大胆率全体官兵起义；最突出的是原出身青年军和戴笠部属的第九联防办事处主任王钊中队长陈继明，也于十月二十二日率全体官兵在捷胜起义。乡镇级反动武装的叛变更更多，如一月十五日连县建新乡长吴体志的百余人起义；四月底都城镇长吴耀枢率领都城水警一部及镇公所全部人枪起义；四月阳山太平乡保长邓迪桢及保队附刘佩昌等百余人带枪起义；最哄动一时的还有四月十八日郁南桂河乡长卢鉴坝，率领全体所丁，会同自卫团筹备主任李光汉及自卫大队附李希文，汇合骚动的农民至一千人之众抗暴哗变。至于正规宋军自“省防军”至“国防军”，个别官兵三五成群携枪逃跑，象最近十一月十五日驻河源保十三团二营曾部集体开小差，人枪具查这种现象，更不胜数，甚至宋府党部和公教人员，也都纷纷被迫举义投向人民队伍中来，六月初陆丰县党部监察员叶佐素及党务人员高志平等投奔当地人民部队，发出反蒋宋宣言，连县连州中学校长萧怀德率农民和部分学生上山，德庆斌山中学校长兼县参议员徐儒华的率众起义，揭阳河婆中学员生

五六十人的起义上山，都是使反动统治削弱力量而增加军事负担的。

单就这很不完备的事实而论，宋子文在这一年来，由于其各级部队之连续不断、愈来愈多愈广泛的兵变，如果包括县乡级的地方自卫团队在内，其减员就达二千人枪以上。加上在战场上的被歼被俘的三千，就是五千人以上了。今后全国军事形势对宋军更为不利，宋军日益动摇惧怕，更加宋府财粮之如此棘手和广东人民更强有力的反对和打击，同时在人民武装切实实行“华南人民武装行动纲领”宽待罢战投诚的敌军官兵政策之下，宋军的减员削弱更要经常地愈来愈厉害，补不偿漏、扩而不大，是宋军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宋子文目前想替势将垮台的蒋政权准备歇脚的地方，只能是一个幻想罢了。

在走头无路中的宋子文，近日又玩弄一套我国古已有之的兵虚增灶的老战术，把他已有的这些残兵败将，进行番号游戏，把所谓一五三师一五四师和湘南的一九六师（原均旅）并凑起来名之曰一〇九军；把原有的保安营加入一批新抓到的壮丁，叫做“增编”了三个保安团；又把原有的保安团拨来拨去叫做“新编”了四个保安旅。他企图借这几缕稀薄的炊烟，求遮掩自身日益严重的“兵力不够”，这种拙劣的黔驴之技，结局只能使宋子文的“苦撑”更显出绝望罢了。

（原载《群众》47期，1948年12月2日）

韩汉英——琼崖的新刽子手 (广州通讯)

(1948年12月)

愉 群

宋子文带来的一批“新贵”中，有一个韩汉英，这个蒋记广东省府委员兼九区（琼崖）专员，已经于二十五日前往海南岛，代替蔡劲军为海南人民的刽子手了。

以一只狐狸来代替一只狼，以一个拿枪的刽子手来代替拿刀的刽子手，这本来是没有什斤两可分的，不过在宋子文白日做梦想把华南变成美帝国主义卵翼下的蒋朝大后方，而干着屠杀人民的新布置的时候，我们仔细来分析宋子文的人马是需要的。

韩汉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和当今一切国民党反动派的达官显贵一样，他也是从内战起家，在人民和广大的士兵群众的白骨上建立起他今天的地位来的，虽然是三四流的角色。他是个保定学生，也是所谓“旧四军”的人马。第四军由张发奎交给缪培南，交给薛岳，交给吴奇伟，一直在江西、在贵州、在四川、在云南执行蒋介石反动的屠杀人民的政策，而韩汉英则正是在这些年月里，步步高升，由排、连、营、团长一直爬到师长，抗战开始时他是吴奇伟的第四军下的五十九师师长。

“内战内行”的国民党军队，都是“外战外行”，平日骑在人民头上的军队，一遇到象日本帝国主义那样的军队就垮了，

第四军于二十六年冬罗店一战，就损兵折将，溃不成军，很快的拉下来补充，然而在这整补期中，平日受尽韩汉英压迫剥削克扣的五十九师受伤士兵；于伤愈之后，却死也不肯回原部队去了。当时的五十九师副师长张德能（三十三年秋升为第四军军长因守长沙不住被薛岳枪毙了），利用这个机会，纠合了连长以上二百多个干部，联名告了韩汉英“十大罪状”，于是这位“中将师长”便滚蛋了。幸得宋子文之力，总算没有其他“意外”。原来韩汉英和只能说上海语和英语的TV宋，是海南岛小同乡呢！

靠了宋子文之力，韩汉英的十大罪状得予免究，而且因为当时由陈济棠创办的燕塘军校改组的“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副主任陈芝声的溺死（他是复兴系的中坚分子，虽然四分校主任名义上是陈诚，而实际上负责的却是陈芝声），又靠了宋的力量，韩汉英便弄到了这个分校主任的缺。丢了“中将师长”，换来了一个“中将主任”，扒钱的机会还是一样的。

韩汉英是二十七年接任四分校主任的，至三十四年四分校撤消为止，前后当了八年不打仗的“保险将军”，在这八年中，他干了些什么事呢？

他接任伊始，那个时候华南还是个抗战的大后方，他就极力主张逃跑，把四分校由广州搬到德庆桂平一带，此谓之一迁；广州失守后，他立刻又向后跑，把四分校搬到广西北部的宜山一带，此谓之二迁；二十八年冬，日寇进犯桂南，韩汉英更慌张失措，再逃到贵州独山，此谓之三迁。他对军校学生说：

“昔孟母三迁其居，择邻而处，是为的教育孟子，现在我们的学校三迁其址，也是为的寻觅一个良好安静的环境来教育你们。”

但是幕后的消息，据说原来他受了何应钦的收买，要把四分校由广东广西搬到贵州去，在何应钦的家乡，为何应钦制拾军事

干部。三十三年，日寇一支人数不多的快速纵队就在击破张发奎的第四战区后，直上独山、都匀，韩汉英那时还是所谓“黔桂边区总指挥”，但是他坚决地执行“四迁”，这一迁却迁得可怜，除了韩汉英的私产和他的“教育干部”光身逃到黔东北的湄潭之外，一切校具器材全部付之一炬，或者被盗卖一空，为广东人所熟知的“燕塘军校”，至此“执笠”。四分校撤消，教职员改编入军官第四大队。韩汉英则调为第五军官总队长。

其次，是他的贪污。原来他在第四军五十九师时，就是被他的部下控告他贪污而滚蛋的，所谓“老马不死旧性在”，在四分校以及后来第五军官总队任内，他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部下敲剥，对公物贪污，以肥自己。

燕塘军校即使在改编为第四分校后，由于它是陈济棠的重要武力资本的缘故，在学校设备以及教育器材都比任何蒋介石的军校来得丰富（特别是作为教育器材用的枪炮和学员生的服装用具），然而在“四迁”之后，已经点滴不存了。这许多广东人民的血汗钱购得的东西那里去了呢？韩汉英说“散失了”，但是他们逃跑是逃跑得那末“从容”，怎样会散失呢？

四分校搬到黔南以后，韩汉英凭着自己的“分校主任”的地位，俨然成为当时黔南实力派之一，和当时黔南的行政专员张策安，黔桂路局长侯家源，独山县长许用权等勾结起来，大做生意，以致学校里的员生薪饷几个月不发，因而不论在十七期、十八期、十九期的学生，都不止一次地掀起罢课的风潮。十九期的“行伍学生”（由部队行伍出身的军官调训的），还向校部实行“武装进攻”，包围校部，弄成严重局面，这真是蒋介石施行奴化军事教育的尖锐讽刺，而一手造成这个局面的，不是别人，正是今天琼崖人民的新刽子手韩汉英。再次，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阀。军阀制度最大特点之一，便是“非亲不

用”，韩汉英正是这样一个人。这也许是他接受了五十九师时代被他全体连长以上干部告倒了的经验教训吧。

他当四分校主任时，学生最多的是十七期，前后共有五个总队五千多人，教职员也有一千多人，然而五个总队队长中却五个都是他的琼崖同乡，邢定陶，陈家炳，韩潮（韩汉英的侄子）、吴敬群、黄伯强，其余教育处、总务处、卫生处等等校部机关，也几乎为琼崖籍的韩汉英的私人所霸占，韩汉英的太太只有两个妹妹，然而不多不少，通过裙带关系，韩的两位“襟弟”也正是四分校的重要干部之一。这些滥竽充数的阿猫阿狗，都是些不学无术的家伙。比方一位“中校政治教官”给学生们上“政治讲堂”讲“国防地理”时，竟不认识“爪哇”这两个字，读作“瓜哇”，更好笑的是说“罗斯福是江西人”。

本来学生进校，是需要经过“严格”考试的，但是由韩汉英自己下条子进校队的却数以百计，这些人自然都是些“132”

（应按音乐简谱读作Domira，文昌土语“做什么”的意见），这些学生在队上都负有“特殊任务”的。于是非海南籍的员生就给四分校起了几个花名“韩氏家庙”，“文昌祠”，“海南岛难民救济会”。

韩汉英，于闲住两年之后，又被宋子文起用了。在广州的琼籍反动分子如曾三省、欧兼之流，给他打气饯行，而琼崖人民解放军，却以解放白沙县来迎接他。这个抗日战争中逃跑、贪污的军阀，曾经被他的部下结束过他的“师长”地位，曾经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炮火结束过他的“分校主任”生涯，如果他胆敢向人民身上伸出血腥的爪牙的话，那末琼崖人民是不会饶恕他的，这一次恐怕就是他最后一次的“结束”了。

（原载《群众》48期，1947年12月11日）